

天 桥 丛 谈



酒 旗 戏 鼓 天 桥 市

多 少 游 人

不 忆 家

张次溪
编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天 桥 丛 谈



张次溪
编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桥丛谈 / 张次溪编著 . —北京 : 中央编译出版社 , 2016.3

ISBN 978-7-5117-2922-4

I . ①天…

II . ①张…

III . ①文化史—研究—北京市

IV . ① 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8126 号

天桥丛谈

出 版 人 : 刘明清

出版统筹 : 董 巍

策划编辑 : 黄海明

责任编辑 : 呼延华

特邀编辑 : 党明放

责任印制 : 尹 珺

出版发行 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 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13 (编辑室)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7 (网络销售)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55626985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 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: 65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字 数 : 305 千字

印 张 : 19

版 次 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: 39.80 元

网 址 : www.cctphome.com 邮 箱 : cctp@cctphome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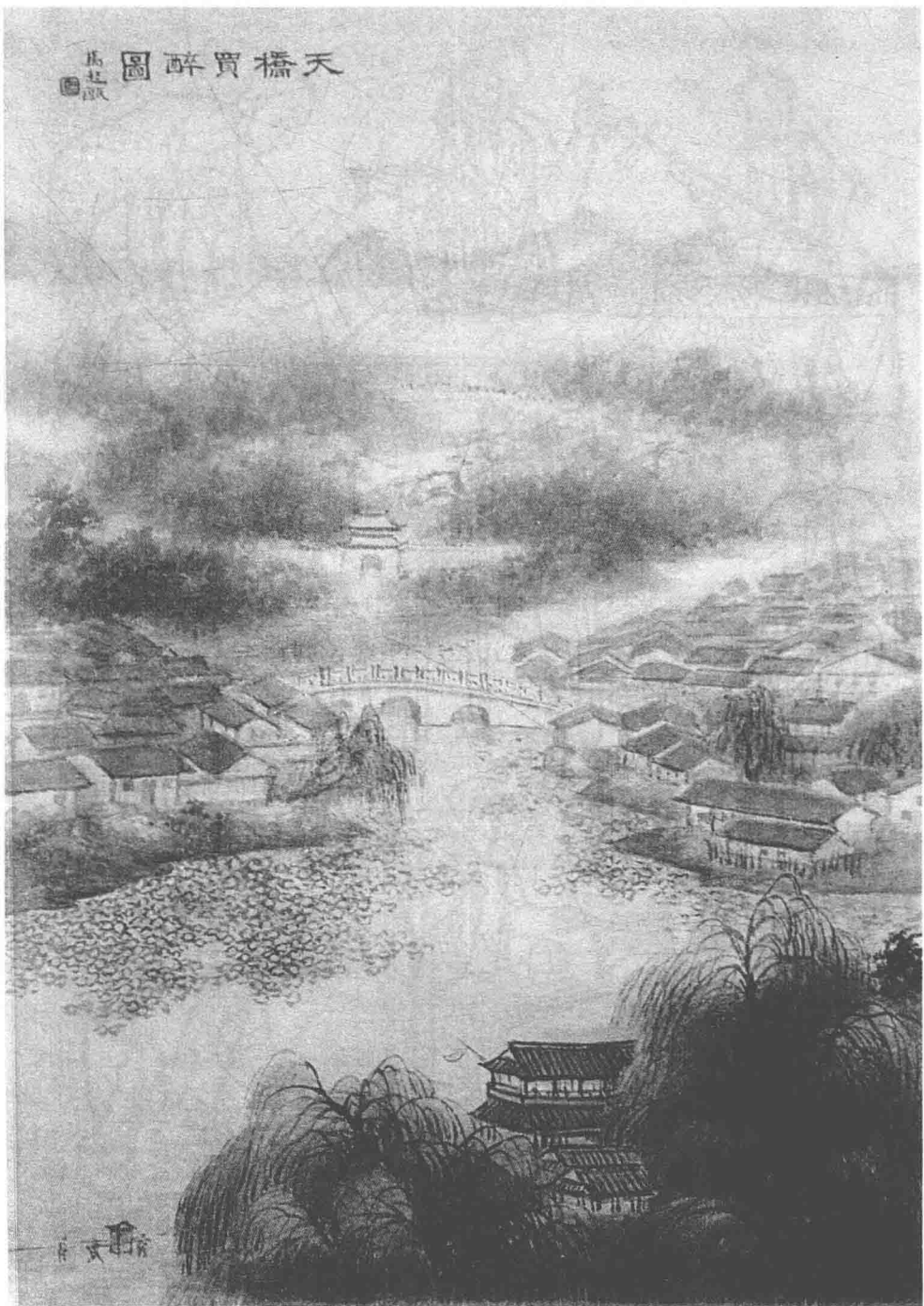
新浪微博 : @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 : cctphome)

淘宝店铺 :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26123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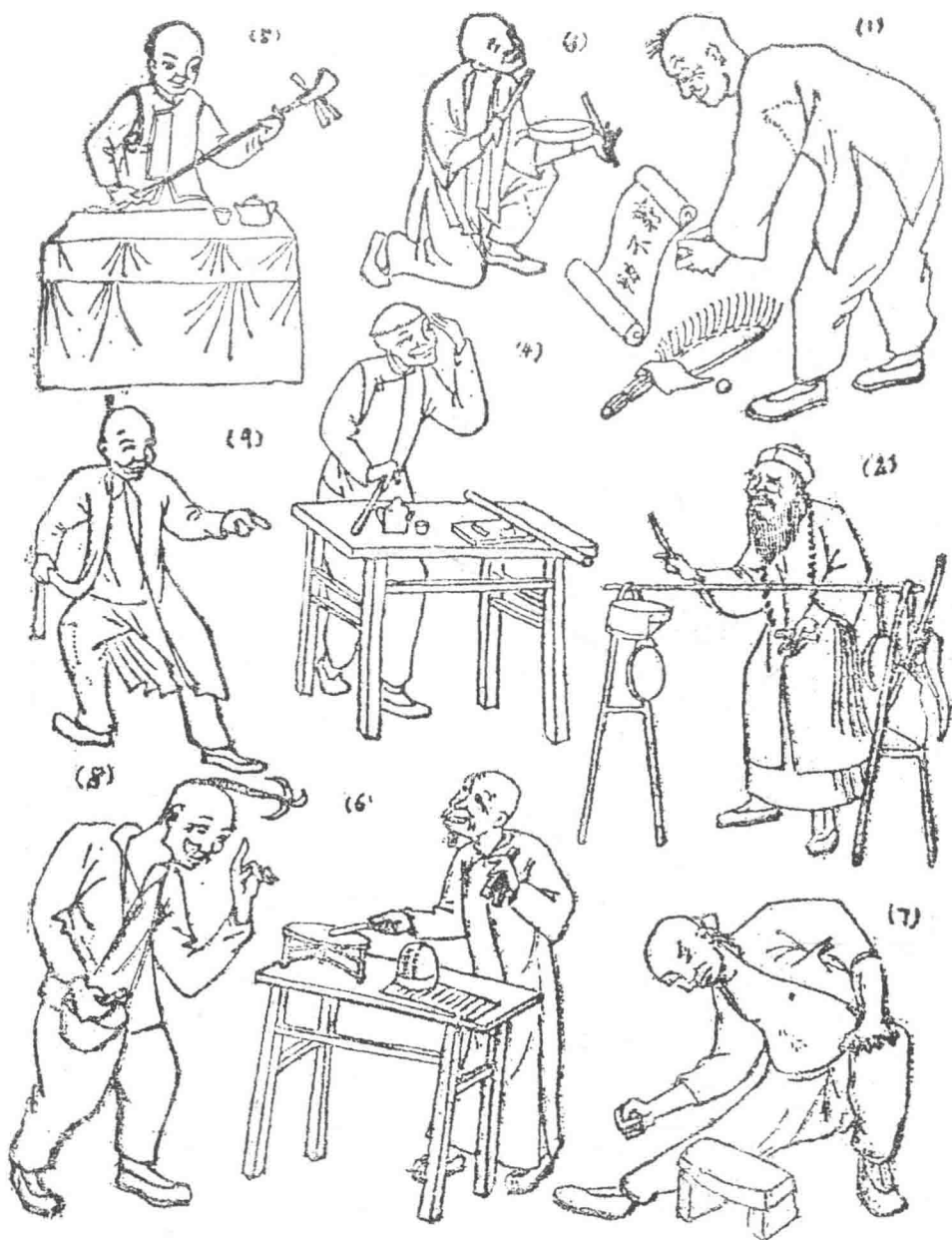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: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, 本社负责调换 , 电话 : (010) 556269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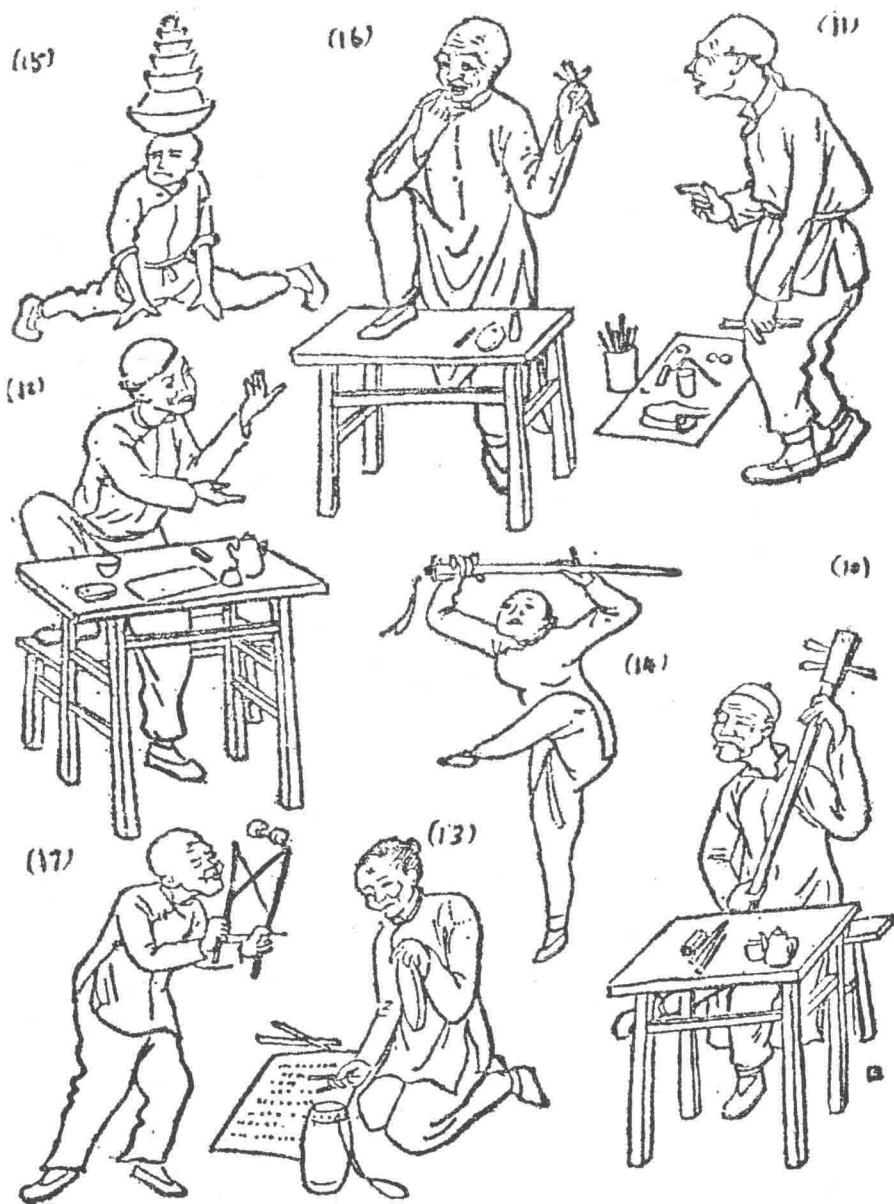
馬起鳳 圖 天橋買醉圖



天橋買醉圖（陳師曾畫）



(1) 穷不怕 (2) 处妙高 (3) 盆秃子 (4) 猴儿安 (5) 随缘乐
 (6) 史麻子 (7) 常傻子 (8) 打麻货铁壶的鼻喇叭 (9) 去里飞



庚子时代（1900年）天桥艺人画像（孙昌焯摹绘）

- （10）胡胡李 （11）袖腿金 （12）阿二 （13）妈打锣
 （14）女把式 （15）程傻子 （16）魏铁嘴 （17）空竹瑞子

致读者

本书作为民国天桥研究的开山扛鼎之作，是张次溪先生的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修订版。此书经典地位，在民俗学界应无异议。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，得遇此书机缘，着实不多。

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一书初版于1951年，由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，印行两千册，史学家陈垣为其封面题名，周作人、李景汉、孙至诚、黎景熙四位赐序，后三人之序是应当时社会之需要而写，与本书整体格调不甚相符，故未收录。

史树青先生曾回忆道：“友人张君次溪，早年服务于北平研究院，从事社会历史调查，继其《天桥一览》之后，撰成《天桥志》一书，积稿盈尺……由于当时局势不定，未能问世，新中国成立后，《天桥志》始于1951年由北京修绠堂书店出版。书名曾拟改为《天桥新志》，最后定为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。由于此书内容近于‘新瓶装入陈酒’，未能体现时代风貌……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则与当时客观存在不尽相符，故此书出版，即被停止出售。”由于此书主体大略是民国旧京天桥，与新生活恐有出入，故当时未能“公开”发行，影响仅限于学界。

于今观之，史公所谓的“新瓶装入陈酒”，恰恰是本书最大的特色。如周作人在序中所说：“我欢喜次溪的《天桥志》，觉得它有意思，有意义，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……这回我看见次溪的《天桥新志》的草案，第四章专讲天桥近时所演出的曲艺和杂技，分属于说唱和属于软硬杂技的两类，第五章为天桥人物考，叙述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，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，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，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。”

一方面，作者须顾及民俗研究的需要，亦即“新瓶”，要用社会学的眼光来关照研习天桥社区的社会习俗，试图采用一种科学与调查的构架来分析研究天桥的

民俗生态，如本书最后章节之《天桥调查研究方法》，可看做全书学术框架之总结；而另一方面，本书主体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，却多少是用“写话”的语气写成的，娓娓而谈，作者所写乃多年浸润于其中的风物，对其消逝有着深厚的感怀，所以写来不隔，“我对于天桥，特别爱好，时常留心它的演变，总想将来写一本记述天桥故事的书，像宋朝人的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以存天桥风物”（《自序》）。

看家读完此书，便有拆空七宝楼台之感，宝气空锁其内，而终归熄灭于其中，那是一种文化生态的不可抗拒的消逝的感觉，作者关于天桥曲艺、人物以及吃食的论述，恐后无来者可以论之，这些文字将“感”与“知”结合起来，若说金受申的北京更侧重于“日常的北京”，百姓日用而不觉，那么张次溪的北京，既有“日用而不觉”的方面，更多的乃一种“生态”的眼光，是一种生态的“养生送死者”。此种意义，此书亦可以作为天桥生态的一首挽歌，今后研习天桥者，多在残简断篇里搜寻，知性之有余，而感兴不足。与叔文先生闲聊谈及蒋梦麟先生说，论及北京学研究，大抵有两个人无法回避，一个是金受申，一个是张次溪。多少是二者拥有一种“人间”的眼波，在世俗的风物里获得一种诗化的提升。

关于此书的原书名，顾及当时的社会需要，现依家属的意见改为《天桥丛谈》，查考张次溪1938年曾为《实报》写“天桥丛语”，每日一则，共十四则，初名“天桥丛谈”，后易名为“天桥丛话”，而本书中所涉精彩的短章均是以“谈”为中心，融入作者的经验于其内，故而“天桥丛谈”更能体现此书的文体特色。以此来做书名，多少可以切合次溪先生“谈往”的心愿。

北京朗朗书房出版顾问有限公司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

《天桥志》序

大概在十五六年前，张次溪君拿了他的《天桥志》的稿本来给我看，我很是欢喜，怂恿他付印。他要我给他写一篇小序，我也答应了。年月荏苒地过去，这书没有出版，稿子幸而保存着不曾遗失，去年见到次溪便还给他，了结这十多年来的一件事。次溪将稿本大加修改，成为这一册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，这回真要出版了，仍旧要叫我写序。因为他的敦促，我不能不写，虽然不想写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，所以只好将以前预备写序的话拿来塞责，不能满次溪之意那也是当然的吧。

我喜欢次溪的《天桥志》，觉得它有意思，有意义，因为在那里表现出中国人民的生活。天桥这地方，在一般的人看来，是平民的各种货物与各种演艺的聚集处，这有如市集和庙会，却是天天在集会，永久存在，也时刻在变化。我们亲身参加在里边，见闻体验很多、很充足，及至离开之后，便什么痕迹都没有了，凡市集庙会都给予我们这么一个印象，这是很有点可惜的。我们如只为自己，要去买点东西，或享点娱乐，去过以后就算满足。但是假如退下一步，要想想那里卖的是些什么货色，表现的是些什么技术，不是自己想怎么，乃是从货色与技艺来看大家的需要与享乐，这便于实地观察之外还需要记录的资料了。可是中国过去关于这种民间生活的资料特别缺少，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北宋汴梁的事情，其民俗技艺部分不到二十行，里边说到合生张山人，说诨话刘乔，只有一个名字。至今合生是怎么回事，诨话是怎么说的，一直令人弄不清楚。《清嘉录》记清季苏州岁时风俗，新年一项下杂耍诸戏有高竿走索、穿跟斗、吞剑弄刀等约二十种，均是演技，末后说及说因果和滩簧，也只寥寥十许字，语焉不详，一样的不得要领。次溪从前曾集刊清朝梨园资料，共有两集，内容很丰富，但那些著述的本意

大抵只是文人自诩风雅，真是好的资料恐亦难得百一。李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不是记风俗的专书，其中有几条杂记却是颇好，如卷五云：

二面蔡茂根演《西厢记》法聪，瞪目缩臂，纵膊埋肩，搔首脚蹶，兴会飙举，不觉至僧帽欲坠，斯时举座恐其露发，茂根颜色自若。

又卷十一云：

小丑滕苍洲短而肥，戴乌纱，衣皂袍，着朝靴，绝类虎丘山扳不倒。

记述琐屑事，简要地能替艺人传神。这类的文章在有名的《燕兰小谱》中就难找到，那里专记旦角，也正是一个原因。这回我看见次溪的《天桥新志》的草案，第四章专讲天桥近时所演出的曲艺和杂技，分属于说唱和属于软硬杂技的两类，第五章为天桥人物考，叙述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，加上若干难得的图画，差不多把天桥演艺方面的面相整个地映写出来了，在这上面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更是其中属于说唱的一类，它于一般叙述之外，又有些说的唱的话也记了下来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譬如拉大片、数来宝，我们即使听不见附属的鼓钹或拍板的响声，但读了那一部分文句，也就能真切地感觉到，比杂技一类更是易于了解了。这不但说明了那些民间艺人怎么地演或演的是什么，更使我们知道民间观众所喜爱的是什么，至于可以供人民文艺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参考，那又是另外一种用处。我只可惜这里关于天桥的货物即摊贩的事情没有说及，但我知道次溪在这一方面搜集的材料也不少，曾说过想整理出来，那么将来会有增订的机会，使《天桥志》更是完全，也正是天桥爱好者的所共同希望的吧。

周作人

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

自序

北京天桥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。在元代这个地方，东边和三里河、金鱼池等处是一片水乡，弥漫着的都是荷花，游人可以从丽正门外（今之正阳门）乘船去游玩。到明代，筑了外城，才渐渐地把河渠填平。清初至清中叶，还有一些残存遗迹，桥南一带，还是柳媚花明。诗人朱彝尊时常到此饮酒，相传他所编的《日下旧闻》，也常常在天桥酒楼上起稿，经历好几年，才把这部著作完成。如此来看，天桥在北京历史上，也还有相当的关系。后来黄仲则、洪稚存、张船山诸诗人，也时常来此饮酒赋诗。因为那时城圈以内，可以游玩的地方很少，而一般南方应试举子，又多住在南城，天桥地带适中，所以来游的人很多，渐渐热闹起来了。

我幼时在广东东莞篁村水围乡居住，村外有墟，每早有市集，家人常领着我到墟上卖东西，曾经看到许多要玩意的，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的景光，永远不能去怀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先父带着我来京，住在宣南，时常同我到天桥水心亭去坐船，在临河一间四面明窗的茶馆内饮茶吃饭。这一带沿河饭馆，有自己养鱼虾池子，任客选择，或炒或炆，极富江南风味。尤其在雨后，夕阳反照，更露出天坛、先农坛的苍翠松柏，和池中红白莲花相映，颇有诗意。西岸先农坛根，是赛马跑车，和东北角锣鼓声相间，很像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画境。在民国八九年（1919—1920年）间，天桥的戏棚发生过一次大火，烧得精光，正如朱彝尊的词所谓“古水荒沟寒月”，这六个字，十足说明了火后的天桥情况。经过了几年的时间，还不能恢复原状。水心亭的水，不久也渐渐地涸了，兼种上了水稻，又改种蔬菜，后来又在这菜园上盖了一片小房，成为临时市场，渐渐变成了现在的情形。

我对于天桥特别爱好，时常留心它的演变，总想将来写一本记述天桥故事的

书，像宋朝人的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以存天桥风物。

天桥的沿革，已在书中详述，不再赘谈，为了使读者得到一个概念，先大概地来说一下：当民国七八年（1918—1919年）时，水心亭一带的书馆是比较贵族化的。劳动人民所消遣的杂技场子，在天桥西南，即今天桥西沟旁大街东口内西南的一片地方。那时的卖艺场子，以云里飞、花狗熊、大金牙等最招人喜看。这一带全是露天，上支棚帐，十足代表风来散、雨来散的市场风味。后来才渐渐扩充，建立了西市场，分东、西、南、中，五条街道。西市场大街，布满了卖估衣的棚子。西街是鞋摊和小百货店，门前摆着摊子。东街以镶牙店为多。南街和中街并不热闹。后来因为水心亭遗迹填平，在西市场南街以南，直达北纬路西市场西街以东，这样大的地方，成立了一个公平市场，著名的几档子杂耍场，全迁到这处来。后来渐渐的搭盖小铺面房，成了食品商场。玩意场渐渐稀少了。再往西是从前的先农坛，自东北边坛墙拆去后，建立了华安市场。两边的一片红楼名为城南商场，又旧时城南游艺园的东边（今屠宰场），名为天农市场，在初成立时，不少摊贩和杂技场，后来渐渐搭盖住房。因空地少，杂技场也渐渐的少了。

天桥东边，早年间靠近石马路旁有三座大席棚，分别是歌舞台、乐舞台、燕舞台三个戏棚。对着西沟旁的那条巷子，名叫东一巷，巷中间是一条曲曲弯弯的龙须沟。南岸上，仅仅有几家估衣铺、旧货铺、旧汽车带铺、旧电料铺和卖破烂的小摊。后来东一巷的南边，又建立了东市场。二巷、三巷，是卖桌椅的铺子。东一巷和东市二巷中间，是布巷子，专售缎料子和布料子。经过东一巷往东是金鱼池大街，是卖破烂铜铁的，例如自行车旧件、家庭日用品，以铁具为多，也有翻砂作坊和弹旧棉花等等。东市场六巷地方，以前为临时菜市，解放后在永定门二道坛门以北，新成立了人民市场，一切人民生活日用物品，无一不全。现在天桥逐渐在改善，慢慢发展成为北京南城商业重地，为城乡货物交流的地方，老乡们进城办货，也都到天桥来。他们平素印象着天桥是什么都有，什么东西都比到大字号省钱，办齐了货，在天桥小饭铺小吃一餐，既省钱又好吃，回到乡下，对人说起，也算逛了北京。他们认为天桥就可以代表北京，因此名声日著。天桥既由天然墟集性质的露天市场，渐变为商业化的市场，空地日少，因此渐渐失却了风来散、雨来散的意味。这是近十年来天桥的一个大转变。至于天桥唱曲、练武、

耍枪、变戏法的，奇奇怪怪的老艺人，日就凋零，后起无人，好多绝技就要失传。我从十三岁时，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曾经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天桥史料，尤其关于天桥的歌唱及擅长绝艺的人们故事，多所记述。十年前，写过了好几本研究天桥专书，例如《北平天桥志》《天桥一览》《天桥杂技考》《天桥丛谈》《天桥景物图录》等。这次编著这本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，也算我研究了天桥三十年来一个总结吧。

天桥的一切演变，全是与整个北京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，从天桥这一角来研究，很容易把时代生活变化情形找到。例如乾嘉时代，天桥为什么多为一般文人学士所喜，因为南城是四方举子所旅居之所，内城宫苑，又为禁地，不易涉足，天桥有元明以来河渠残迹、老柳红莲，可供寄兴，所以，天桥在那时有它吸引人的力量。

清朝来自朔漠，竞尚武工，加上八旗子弟二百余年耗财露脸习惯，学会一身技巧，文武玩意，及家财荡尽，不得不出所长，说、学、逗、唱，来换取生活，所以在庚子以后，这四五十年来，天桥表演了不少精绝的曲艺和杂技，就这一层可以见到技艺，也是须要有一长时期的培养，才能出奇制胜。前代人民，耗了若许精力，创造出来这许许多多的绝品曲艺和杂技，在这个断续之交，希望有人注意一下，把它们能继承下来，去粗取精，继续发扬，否则一般仅存的技艺名家死后绝传，那真是一件绝大损失。我这本书出版后，或者能提醒人们在这一方面来注意，也是我三十年来心愿所在。

研究一个问题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当我二十年前研究天桥最感兴趣的时候，曾经屡次约着余姚谢素声老先生（苏生）和小朋友合肥方问溪（俊章）常常到天桥小红楼茶馆上，或到先农坛四面钟东南松荫下的野茶馆，买些水果烟酒，来请老云里飞谈天桥故事。我与谢、方两君，分别来记录老云里飞的谈话。后来素声写了一本《天桥闲话》，我作了一本《天桥丛话》，问溪作了一本《天桥春典》，全是记天桥地方的故事。七七事变后，谢、方相继逝去，回想往日友朋研讨之乐，为之恍然。太谷赵羨渔曾经同我一齐到过金鱼池，又同我到天桥作过调查研究工作，这是二十年前值得记述的事。

我这本书一共写了三十万言，因为排印纸张等用费太巨，不得已，把一些材料缩减，如叙述天桥各类杂耍场中的情景，和天桥各种摊贩的事情，未能尽量说

全，是一件最遗憾的事。不久想出一本续集，把这次未能收入的材料编入，更希望读者把看过这本书后的意见，尽量指教，使我好来修改，并作编著续集的借镜。
(赐函请寄北京宣外烂漫胡同四十九号次溪野录室)

东莞张次溪
自记于北京什刹海西岸
辅仁大学历史研究室
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

题 记

次溪世讲索题近编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

汪公岩

六十年间践市尘，眼明弥见世更新。悬知邹鲁风非远，微惜梁谭迹并陈。（六十年前，与梁启超、谭嗣同，共登上海市楼，下视出殡者之仪仗，衣服褴褛，簇拥前后，以为此等市容，必不容于大同之世，闻者或以为疑，今日其言始验）海外奇方真换骨（辛亥以还，贪黷之风，数倍曩昔，年来力为改革，可谓换骨金丹），桥头顽石果翻身（曩游天桥，看武人抛弄石锁，以为该人确有真实本领，自食其力，其人格高出官僚万倍，合有翻身之日，今乃果然）。登车莫话澄清事，只说何戡是旧人。（光绪戊戌，康南海先生开保国会于虎坊桥之湖广会馆，余亦与焉。余旋移居北城，尊公篁溪先生，自城南驱车来访，共商变法维新之策，颇有登车揽辔、澄清天下之志，今其人皆先后下世，余亦惟以何戡资格，解唱渭城而已。）

题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为东莞张次溪世兄作

夏蔚如

燕京南郊富水局，蜿蜒十里环城隅。长虹泓波直丽正，天津天汉名称殊。金元昔为飞放泊，呼鹰踪犬供行虞。大官于焉备葑苳，居人不敢行芻苳。自明以来与民共，柳堤蓼岸连菰蒲。清初名辈此讌集，酒楼题壁为歌歔。

我来清季景一变，尘浊秽淀于焉储。连廛遂成日中市，闾閻杂沓闻喧呼。
粟杂红鸚及稗稗，衣连紫凤兼天吴。儿童玩具妇针黹，厅斋儿榻庖甑炉。
人家应有鲜不有，给求养欲争来趋。如何风俗益窳敝，纵横白昼容丰狐。
鱼龙曼衍炫观听，鸩雉翔集欺乡愚。遂令都人指而目，互乡痰市争回车。
水心亭子岂不美，喧呶仓楚难为徒。侧闻当官励新政，虎而冠者先驱除。
何当疏浚洗尘秽，更栽杨柳兼芙蕖。携樽胜日泛舟过，昆明净业同清娱。
试披此志一展想，烟蓑雨笠忘江湖。

奉题次溪学兄大著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

潘伯鹰

天阙天桥天一角，百戏骈罗相间作。昂霄荷盖向人铺，遮日芦棚随处缚。
崩腾檀板女儿喉，蹴踏惊砂壮夫脚。舞回眼缦锦模糊，走过身摇绳郭索。
尘淹筋骨钢铁粗，汗洗肌肤冰雪若。平生绝技众矜奇，历世年光老漂泊。
眼枯足茧突艰辛，子怒妻号战销铄。翻身岂意来一朝，此喜何殊思纵壑。
君侯妙笔记能勤，旧史新知细商略。劣曾慷慨数游燕，发转霜华心自跃。
灯前把卷梦重呼，羯鼓声高飞雨落。

次溪吾兄嘱题近著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

陈器伯

天坛建筑美术祖（天坛称为世界第一美术建筑），取道天桥若肱股。正阳门外
旧水乡，鸥鹭回翔菱藕府。畴昔元明盛画船，水嬉褙袂雁橹鸣。麦秀铜驼几
海桑，清初犹口荷花坞。竹垞日下写旧闻，正似南都泛玄武。万古苍茫此酒
楼，黄（仲则）洪（稚存）陈迹待追抚。如何误信堪舆言，清波转眼塞尘土。
荒湾老柳太萧条，趁墟负贩来商贾。粉墨登场百戏陈，南腔北调丛歌舞。劳